

## 短篇小說 第三名



鐘淑卿

出生：民國58年生

學歷：大學畢

現職：教師

### 創作理念：

一天的生活，對某些人而言就是一輩子。也許求的是錢財、是發達，更重要的是平安，是知足。

賣菜華仔，是一個鄉鎮裡叫賣的小人物，他有七情六慾，他有小奸小善，他對明天還有一份僥倖的憧憬。

人生因為這些，滋味豐富了。

## 賣菜華仔的一天

早上陽光亮晃晃的扎刺眼睛，才洗過水一般的天空還到處流竄著藍色染料，晾曬六月底的味道。同昨天沒什麼兩樣，又是個擰出人一身汗的日子。

賣菜華仔從浴室裡洗過頭臉出來，瞄一眼壁上掛鐘：快七點了。今天在批發市場和大頭義爭那一大袋的紅蘿蔔價錢爭得遲了些，這個大頭義真是沒意思，都是老主顧了價錢還招得那麼死。

他坐在餐桌前匆匆扒了兩口飯，沒什麼胃口。真個是賣鞋的打赤腳，他大半生賣菜自己卻老是吃爛軟的蔬菜，下鍋之後別說沒有青菜的生脆滋味還有軟泥似的腥臭。一碟海帶甚至拿筷子輕輕夾就斷碎，只有菜脯蛋勉強可以下飯，因為顧客不小心碰破的蛋通常還很新鮮。

丟下碗筷，賣菜華仔拿手抹抹衣服，一件洗得鬆脫發黃農會贈送的短袖汗衫，手抹過的地方扯出小片水漬，以及指縫裡隱藏的菜葉顏色。

他向著店門口走去，牽手阿春正忙著把他從批發市場裝載滿車的貨色分裝，一部份搬放門口的木板攤上。摔落的力道太猛惹得木板架搖搖晃晃吱呀抗議，年久的木板架呈現光滑醬紫顏色，與賣菜華仔受陽光招撫的臉同有一份生活的味道。

查某人生氣了。

從昨晚到現在一句話也不對他說，平常總要叨唸幾句小白菜太小啦絲瓜又太老之類。今天一早就板著臉孔，看得人氣往腦門上衝，甚至昨天晚上睏覺翻身碰到，竟然像彈簧一樣跳開。

「幹！這個番顛查某知影我大家樂全槓龜就裝這款樣，我又不是神仙，哪有賭博都包贏，總嘛是有輸的時候。幹！最近運氣真歹，全槓龜卡多，也有一陣不曾暝夢明牌。今日趁著做生意順便問問別人哪裡可以求明牌卡實在。」

他一邊動手搬貨，一邊不時要騰出手來揮去滑向眉眼間的汗水。那鬆垮的汗衫此刻倒像抹上了膠水一般，緊緊地巴著身子不放，投影出賣菜華仔操勞過度，微微佝僂的排骨身材。

才把菜色擺設齊全，已有村裡人貪著新鮮來到店門口挑揀詢價。查某人立刻換過一副臉孔，殷勤熱絡又眉開眼笑卻從不是對他的臉孔。

「來啲，看嘛，今日的花菜真水，菜瓜真幼哩。」

「高麗菜怎樣賣？……。」

估量著大約八點半了，賣菜華仔發動大半生與他相依為命的菜車，這部菜車是他從父親手中接過來的產業。早些年他父祖輩都是挑著竹籃在村子裡叫賣，直到父親手上攢了些錢才買下這部菜車，也把販賣範圍擴張到鄰近村莊，算一算都有三十多年歷史了，他對這部車的感情簡直比親兄弟還親。

說到兄弟，他唯一的哥哥就和他比鄰而居，在隔壁開了一家雜貨店。兄弟間其實也說不上好或壞，左不過血緣關係嘛，情意總是有的。然而各自成家之後，為了兩家查某人的雞心烏肚腸，三天五天必尋些是非，明著吵暗地罵，鬧得連兩兄弟見了面也覺得沒趣，只好各人過各人的生活罷。

發動車子，他跨上駕駛座、踩離合器、排檔，照往常習慣對著門口喊：「我出門嘍！」

話才出口他就後悔了。想起牽手還在跟他嘔氣，這一喊豈不是有示弱的意思，一時臉上訕訕地。

不想牽手從門口追了出來。

「喂！今日阿好要來收會錢，你不要忘記哩。」

哭夭！查某人為什麼就只記得錢，錢，錢，一世人做牛做馬到底為了啥。

恨恨地猛踩油門，菜車經攣一陣悶聲往前衝，差點叫他掌不住方向盤。

「今啊日風真透，頭家的臉臭臭……。」賣菜華仔故意扭大音量，陳雷的故做輕鬆愉快的歌聲隨著菜車搖擺，顛成另一種特殊旋律。加上坐墊受長年累月的欺

壓，他隱隱感覺到屁股下彈簧的興奮，因此身子也是微微震動，只是三者之間顯然各有不同節奏。

出了庄頭，一片公共墓地錯落在綠田之間。柏油路面烘烤陣陣熱氣。

賣菜華仔轉動眼珠，前些時清明節才理過的墓地如今荒草又拔出半個人高。一溝圳水淌過墓地旁的稻田，圳溝邊的田埂拓得寬些，埂上冒著空心菜、小白菜之類幼苗。

「庄腳人攏是這樣，連這麼小塊地也要種幾根菜。現在菜俗卡什麼一樣，省這一點菜錢難道就會富甲了。而且種這些營養不良又被蟲吃得咪咪茂茂的菜，丟給雞吃雞都嫌。」他握著方向盤，心裡犯著嘀咕。

早上九點不到，陽光毒辣的威力透過頂上帆布刺得人渾身不對勁。

第一站，石厝林頭庄。

賣菜華仔把車子停在村裡唯一的雜貨店門口，拿起麥克風高喊兩聲：「買～菜啲！買～菜嘍！」

這林頭庄是個頂小的村落，不到百來戶人家，絕大多數務農維生。

聽到賣菜華仔的呼喊，許多歐巴桑紛紛聚攏過來。背著，抱著，牽著自家孫兒女，熱熱鬧鬧圍著菜車轉。

莊稼人對花錢買菜最是精明，一把菜挑三揀四，還要掐點蔥啊蒜的。賣菜華仔實在很難對這群老主顧有好感情，要不是做生意講究和氣生財，他根本懶得搭理。所幸歐巴桑們對小孫子女都特別疼愛，囡囡仔們撒撒嬌，老阿媽又笑又罵還是買了一堆餅乾糖果。而且歐巴桑的算術不靈光，賣菜華仔特別在算帳時突然像錄音帶快轉一樣，讓一長串數字撞昏歐巴桑腦袋時候趁機多算數十元，賺回被強迫贈送的蔥薑蒜。

「偷雞不成倒了一把米。」他打從心眼裡瞧不起這些老查某人，罵起話來比誰都響，就是一個錢打上二十四個結，凍霜。

「喂，華仔，你昨天有中沒？」

一回頭，人高馬大的火樹跨在鐵馬上，滿口嚼著檳榔，偏過去吐了一地血腥子。火樹除了下地種田還兼做組頭，大把大把下注不知輸了有多少，聽說他有意把祖產頂出一部份，至今還沒有個合意價錢。偶而他們會互相討論交換訊息，火樹也

會好心地報給他幾隻明牌，雖然總是不靈的時候多。

「有啦！中一點點啦。」他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全槓龜，隨口扯了小謊。

「伊娘哩！你沒意思喔，有好牌也不互相一下。呸！我這一期輸甲強要脫褲子。怎樣？你有什麼明牌嗎？」

「沒哩，我正想要問你呢。」

「伊娘哩，我哪有明牌早就富甲啦。透早塗仔來招我一起到田頭庄，聽說有一間土地廟很靈，要不，今晚到陣去看嘛。」

火樹離去後，賣菜華仔靠著車座瞧瞧日頭，腹肚內傳來飢餓感。早上沒胃口，現在倒是四肢發軟，才跑一個庄頭而已。他從塑膠籃子裡摸出一包機器饅頭，也顧不得冷硬匆匆啃了幾口，好歹先治治餓蟲。看看時間也差不多，把籃子收拾上車，該往下一站繼續叫賣生意。

就像上班族每天重複無意義的動作一樣，賣菜華仔二、三十年走的都是固定路線，甚至連叫賣的聲音、頻率也沒有變化。或許有，聲音裡不知不覺中添了歲月的痕跡，滄桑了，粗啞了。

顛吧，顛吧，掛在鉤子上的餅乾包、海帶包、素料包一路盪著鞦韆，綁住袋口的紅色塑膠繩旋轉著快節奏的舞姿，籃子裡的蔬果是熱情觀眾，激動地打拍子。賣菜華仔的心情也突然間彈跳起來。

後厝庄！下一站是後厝庄。

之所以稱作後厝是因為地理位置居於其他庄頭之後，卻較靠近市鎮中心，人口最多，道路也蜿蜒曲折。通常賣菜華仔在後厝庄必須分三個定點停留。菜車販賣時鮮，做的是便利生意，按照顧客的心理最好就停在自家門前販賣。

二、三十年，往來的都是老顧客熟面孔，除了詢問價錢，挑三揀四要求多送些蔥蒜之外，很少主動與賣菜華仔攀談些什麼。也有新遷居落戶的，拿著放大鏡似地梭巡所有蔬果，挑剔的神色比老顧客還要精明幾分。不過買個三兩樣，眼睛倒長到頭頂上去，十足瞧不起人。對這種人，賣菜華仔更缺乏招呼意願，連回答菜價都是又短又冷的，反正早可以料到，交易不長久的。

但總也有例外。

那是在後厝庄的第三站。沿著主要對外道路走到盡頭右彎，新闢的巷弄內雙邊

對築起二、三十幢透天樓仔厝，白色瓷磚迎面閃著波濤洶湧的浪花一般，眩人眼目。樓仔厝才蓋不到二年，約略賣出八成之多。立在路邊的電線桿上還五花大綁著“售”字招牌，歷經日晒雨打，廣告顏料褪落露出朽敗粗糙的木材紋理，像是被誰遺棄似地，嘆年華，唏噓。

此地居民多半是由偏遠村莊搬遷過來，或因工作之便，或攢積一生所得求個後半世的依靠，還有些陌生的臉孔是賣菜華仔的老主顧。

菜車停下來，尚不及用擴音器廣播，家庭主婦、歐巴桑三三兩兩相互吆喝走近。

「喂，賣菜仔，你今日有卡晚喔。」賣菜華仔心神不寧地笑一笑未作回答，轉身動手將堆疊的菜籃搬下車來。好熱的天！將近正午更悶得難受。婦人們逡顧著聊起天，除了抱怨丈夫兒女媳婦等家庭裡斷不絕的紛爭，也傳播許多私密的八卦消息。

「昨晚，我尅工廠加班，他回來時跟我說看見那個查某跟一個生份面的查甫摟一起走出來哩。」

「夭壽啲！這款代誌也不驚人看見，不知見笑。」

「是啊，我也曾見過，伊三更半夜坐迫迫仔的歐德拜回來，抱很緊哩，害我家的小黑一直吠。」

「妳不知哩，最可惡的是，三不五時湊一堆不正經的人通暝賭博，汽車在半夜駛來駛去，叫人怎樣睏，甘睏得去喔。真不是款，不是我愛說，跟這種人做厝邊，衰甲人麻去。」

「伊尅甘攏不管她？」

「誰知，罕罕見過幾次。聽說在外地作息，尅某各人過各人的生活。」

「說不定是細姨，專門破壞人家的家庭喔。」

賣菜華仔知道她們說的是誰。

那個女人偶而也來買菜。

住在巷弄盡頭左邊最偏間，經常深鎖的大紅漆鐵門。一株艷形色九重葛偃著門邊自開自落，花盆土塊時久乾涸，花朵微張小口顯然氣息奄奄。

其實他並不很相信這些老查某人所說。女人只不過打扮卡妖嬌，舉止行為卡風



騷，大都市來的人嘛哪能跟庄腳歐巴桑處得好，自然招來許多閒言。

何況女人每次跟他買菜都是親切溫柔模樣，講起話是輕聲細說，有時還會同情他大日頭下做生意艱苦。不像他的牽手一開口就沒好話，三不五時擺臉色給他看。而買菜的歐巴桑遇到他只會碎碎唸，嫌菜價貴、菜色少、送的蔥不夠好。比較起來，女人是多麼不同款，自己的牽手要是也能這樣溫柔體貼，做牛做馬也心甘願。

婦人們提著菜紛紛趕回去做午飯。賣菜華仔扯起汗衫抹去一臉汗水。

十一點半。該收拾了。

對面紅色鐵門依然毫無動靜。

十一點三十五分。一陣燠熱的風吹過，刺人臉上微微辣癢。

時間在沈重的呼吸聲中有一張惡作劇的臉。分分秒秒特別感覺深刻，沮喪。

把菜籃子都收上車。賣菜華仔正發動引擎掉轉車頭，身後傳來嬌喘的呼喊。

來了。

橘粉紅薄紗長袖上衣，緊身低腰黑色七分褲，蹬一雙五公分亮黑細高跟鞋，鞋帶盤上蔥白的腳踝，映得黑白分明，小巧可愛。

女人搗著胸口如波浪般一起一伏，領口翻開大荷葉邊岔低兩顆鈕扣，衣襠在腰間打了個結露出渾圓藕白色的小腹。黑色內衣兜住兩座小山在胸口間擺渡，橘粉紅薄紗掩不住春情撩人。緊身七分褲圈出人工鰻頭樣的圓滑彈性，美麗曲線如同雨霽後羞人答答的虹。

衣著隱約中的胴體飽滿欲滴，因為身量嬌小緣故只覺俏麗可愛，絲毫未顯歲月痕跡。

女人該有四十年紀了吧。一張臉上嫣紅黛綠，很是下一番工夫描繪卻遮不住眼角乾涸的魚尾紋。塌陷的鼻樑因為小巧別有情致，唯獨兩片紅豔豔的厚唇像是描壞了的作品。

「哎喲！賣菜的，真歹謝，我今天暈卡晚差一點來不及。好加在你還沒走。」

「小姐，要買什麼菜？」賣菜華仔把車停好，正準備搬下菜籃子，女人伸出塗畫紫紅色寇丹的纖纖玉指橫在他的手臂上，一陣溫熱電流觸得他渾身痠癢。

「免啦，免啦，我這樣子選就可以，你本來要收攤了還耽誤你，真是歹謝。」  
「沒關係，搬下來看得詳細可以慢慢揀。」

女人燦笑如花，雙眼盈盈出水，眼神上揚睨了一下賣菜華仔。

「你人真古意，所以我最喜歡買你的菜，又新鮮又實在。我搬來這兒快一年了，就覺得和你有話說。」

賣菜華仔藉著搬籃子之便趁勢蹲下來，假裝整理被翻亂的蔬果。

女人跟著蹲在他身旁，飄盪細柔的香水味以及溫熱的氣息。賣菜華仔心虛地站起身，女人挑菜的手勢正好露出隱約擺渡的內衣，兩座小丘似活動頻繁的火山，就要冒出什麼來。

「我今日一直想要吃新鮮青菜，煮一鼎糜，配點涼拌或是豆腐。天氣熱嘛。」

天氣熱。熱得賣菜華仔血脈賁張，汗水淋漓。

「是啊，是啊。」眼睛很想離開火山的活動範圍，卻像被施了法，轉動不得。所幸還能張口回話，心不在焉。女人倒還大方，同一姿勢許久，任賣菜華仔看個飽。

「這樣就好了，我一個人吃不了許多，真歹謝，買的不多還讓你等。」

「不啦，不啦。」

「這種天氣做生意艱苦喔，日頭這樣大，看你一身重汗。」

賣菜華仔像被人說中心事，拼命將汗抹在手臂上。女人看著他只是笑。

「啊！你稍等一下，我轉回家一下，你別走啲。」

賣菜華仔未及回答，女人早扭著屁股小跑步離去。他此刻不知該作何反應，提著一袋女人挑揀的菜色怔在原地，有鬆了一口氣的感覺。

半晌，女人手上端了一紙杯，輕緩地走回來。

「我昨天自己做的酸梅湯，你喝喝看，冰涼的喔。」盛情難卻。賣菜華仔接過來，仰頭一口喝盡。

太酸了！可是他囁嚅地告訴女人很好喝。

女人樂得有些故做天真，那種笑不屬於她的年紀，該是十七八歲少女的專利。她的青春已逝，卻還捨不得離去。

晚了。十二點過三分。賣菜華仔發動引擎，一顆心簌簌地擂鼓，竟然錯失了平日的固定路線，一失神差點軋著路上亂竄的流浪狗。

扭開收音機，跟隨著荒腔走板亂哼一通。走到半路才想起牽手交代的會錢。時



間已經晚了，按照平日的生理時鐘，此刻應該吃過午飯歇個午覺時候。

「沒要緊啦，下午再領錢嘛同款。」

這一想，加足馬力往家的方向。

進了屋，洗把臉，坐在餐桌前。

一盤燙爛的蕃薯葉拌蒜茸醬油、白斬雞、早上剩下來的菜脯蛋、海帶，一鍋魚湯熱騰騰地冒煙吐氣。老舊的電風扇哼哼嗡嗡地害哮喘，鼓動炎夏酸汗的味道。

牽手盛了飯，蹲坐電視機前的小板凳，看也不看他。

彩色電視機顏色褪得厲害，即使只剩下灰綠色仍然盡責地發佈許多災難消息。

「早上阿好來過，我告訴她下午再來收。」

賣菜華仔悶聲划了兩口飯，飯裡加湯，否則這天氣不乾死人也把人噎死。

「早上生意忙，我沒時間去領錢，叫伊晚暝再來收。」

「你不是去領錢？那麼晚回來不是去領錢是去哪裡？」

「妳真番哩，不是說過早上生意卡忙嗎？」

「我不知影，你自己去跟阿好講。」

賣菜華仔一拍桌，魚湯顛顛巍巍潑出半碗，扔下還未吃完的飯菜，賭氣地轉身進房午睡。向來他就不善於和牽手拌嘴，查某人嘴尖舌利，說話像機關槍一點也不饒人。他只能生悶氣，怨嘆自己討了這樣的查某做牽手，一世人被吃得死死的。忽然間他想起後厝庄的女人，捧著酸梅汁溫柔嬌俏的模樣，以及那不屬於時間的天真的媚笑。

大熱天暍午覺也是折磨。翻來覆去淌出一身汗。雖然平日賣菜華仔頭一靠枕便呼呼大睡，根本顧不得榻榻米上溼陷一個人形，今天卻覺得渾身不對勁。

平常四、五點就得早起上批發市場的賣菜華仔，半生靠勞力賣命過生活，都將近五十歲的人，再不如早年可以不吃不睡只顧著做生意。中午小睡一下已是多年來的習慣，要是沒睡好連開車都不順手。

今天真是反常。

既然睡不著就早點出門做生意算了。直到他坐上駕駛座，牽手自後追出來。

「你免暍中覺嗎？日頭赤炎艷，你當作你還少年啲。飯也沒吃完……。」

他一使氣趕在聽完牽手嘮叨前把車駕走。

過午的柏油路面恍如無止盡的沙漠，除了兩旁剛結穗的稻田偶而撩動聲響，寂靜地同深夜一般。

睡意這時刻悄悄逼近。賣菜華仔打了兩個哈欠，動手揉一揉眼睛振作起精神。平日最愛跟他車後吠叫顯英雄的狗群也不見蹤影，早知道該躺久一點說不定就睡得著了。

這一站村名叫三塊厝。

把車停在榕樹下，喊過擴音器，許久還不見人來。

樹底下偶而有陣涼風吹過，一點兒泥土腥味拌著青草，再熟悉不過的鄉村味道。

他敲著駕駛座，就在半睡半醒間有人同他打招呼。

「賣菜華仔，你今日這麼早來喔。」聽見聲響，他趕忙翻身而下，隨著來人的問題答話。

慢慢地主顧客三五成群圍著菜車轉，賣菜華仔周旋在討價還價、算帳之間，還要緊盯著別讓人取走太多免費的蔥去。

三塊厝之後是大圳崙，忙亂一陣就到田尾寮。

走過田尾寮，就可以像工廠作業員一樣打卡下班了。

賣菜華仔理一理剩下的貨色。除了肉骨、魚丸、甜不辣等裝入保鮮箱明日可以繼續販賣，水果、青菜等容易受外力破壞致使面貌不精彩的就擱在店裡賤價出售，或自吃，或送左鄰右舍。

想起牽手交代的會錢，賣菜華仔不得不去鎮上捫一趟。

回程。賣菜華仔進了自家住的庄頭並不急著歸家。他把車子停在廟口，拎了兩把青菜、一包魚丸、兩顆蛋、三根蔥，鑽進廟後邊晦暗的僅容兩人錯身過的小巷弄裡。

巷弄裡蜿蜒曲折約有六七戶低矮平房，夾在雙邊新起的透天樓仔厝，光線進不來，顯得很陰暗潮溼。

從日頭下走進的賣菜華仔，眼睛一時間適應不了光影變化，圈圈點點黑影遮去視線。但他依然熟門熟路未曾停下腳步，直到第四間矮平房前。

門大開。室內只隱約有幾分能見度。賣菜華仔筆直進去也不出聲，將手上物品

擱在廚房兼客廳的唯一一張桌子上，轉身就要離去。左邊房間內傳來呼喚。

「阿華嗎？甘是阿華？」

「是啦，發仔姆。」

頭髮花白，年紀八十左右的老婆婆扶著牆壁顛巍巍地走出來，賣菜華仔趕忙趨前扶一把。

「你又送菜來給我喔，真多謝啦。也真歹謝，時常吃你免錢的菜。你心肝真好，這樣照顧我這個可憐的老人。」

「發仔姆，別這樣說，都是賣剩的菜。」

賣菜華仔原本打算悄悄地離去，不想驚動老人家，引來許多客套話與自憐自怨。

發仔姆和發仔伯，原本是村內數一數二的大地主，養育四男三女。莊稼人重男輕女的觀念把所有田產分給四個兒子，哪裡知曉四個兒子把田產變賣殆盡就攜妻帶子往大都市發展，遺棄兩老雙親在故鄉衣食無著。至於女兒或因遠嫁，或賭氣老父母偏心，也不常過問兩老生活。

幸好左右鄰居偶而饋贈衣食物品，老人家需索也有限，不至於三餐不繼。

三年前發仔伯病逝，發仔姆逢人問起動不動就掉眼淚，這兩年來竟然成個半瞎子。賣菜華仔每次送菜來就怕看見發仔姆淒苦模樣，安慰人的話他不會說，也說不出口。

其實他倒不覺得自己做好事，只是些賣剩的菜，要不送人也糟蹋了。

大家都是艱苦人嘛。

回到家。牽手坐在店門口，揮著拍子打蒼蠅。雖然仍是不看他，臉上神情已緩和許多，不再刺得人冒火。

他把領回來的錢擱在牽手看得見的板凳上，想進屋去洗把臉。

「電鍋裡有才買的碗粿，要吃自己拿。」

碗粿。牽手知道他最愛吃碗粿，一提到碗粿，他才覺得真是餓了，手腳竟微微酸軟無力哩。

日頭偏西。他三兩口就吃掉大半碗。

陽光從窗外透進來，已失了炎熱威力。三三兩兩小學孩童打巷道走過，嘻嘻哈

哈不知樂的什麼事。賣菜華仔突然間想起在都市唸大學的兩個兒子，曾經也這種年紀，成天在家吵鬧個不休。

店門口。牽手不知和誰聊得起勁，大嗓門，想假裝聽不見都不可能。

該結一結帳，預算一下明天要批什麼菜。

明天。

看看日頭落下去的姿態又是個無風的大熱天。附近不知誰家的小孩受了什麼委屈似地，放聲大哭起來。